

短篇小说集



会跳迪斯科的人

李 栋、谢 璞 等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HUI TIAO DI SI KE DE REN

HUI TIAO DI SI KE DE REN

会跳迪斯科的人

李栋 谢璞等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会跳迪斯科的人

李栋 谢璞等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10.25印张 插页2 207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

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890

书号：10173·253 定价：0.80元

春来发几枝

——代序

刘绍棠

这是一本颇有特色的短篇小说集。

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小说，都是曾经发表在广西南宁《红豆》（原名《邕江》）文学双月刊上的佳作。

《红豆》也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文学杂志。我从七九年和它建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，友情一直不衰。

那是我的五七年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不久，我接到他们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，向我表达他们深挚的感情，同时向我约稿。天南地北，关山万里，而又素不相识，难得他们还记得和挂念我这个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“古人”，使我深为感动。

多情重义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，我很珍视他们的情谊；因此，不但寄去了我在漫长的坎坷岁月中所写的作品，而且从此也就对《红豆》十分关注，每期必读，并有建言。

现在，他们将佳作选辑一册，要我写序，岂止盛情难却，更是义不容辞。

两年多来，我为了弥补二十多年的创作空白，长、中、短篇，以命相搏，而北京和外地的来访者，每日光临舍下，时间便高度紧张。但是，我仍然借开会期间的空隙，以及入

睡之前的片刻，把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，又重温一遍。

读后的感想，全在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相思》一诗中：

红豆生南国，

春来发几枝，

劝君多采撷，

此物最相思。

是的，这些作品，大都描写的是山青水秀、叶绿花红的南国生活图景；其中虽有几篇并非南方故事，也因发表在《红豆》上，而令人有风韵相近之感。全书整体的情调和色泽，是合谐一致的。

这些作品，又都是创作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。三中全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思想解放，带来了艺术民主的春风、春雨、春光、春色；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，才有这些作品的产生，正如南国红豆，春来发枝。

我说这本短篇小说集颇有特色，特色是什么？一言以蔽之，有情。不仅富有人情，惹动情思，而且情节曲折，饶有情趣，读起来是引人入胜的。

小说创作，有以写人见长，有以故事取胜，各有千秋，不必以己之长轻彼之短；倒是两者都应该以彼之长攻己之短，补己之短取彼之长。

以故事取胜的小说，往往偏重情节的曲折，倘若只顾迎合，使情节游离人物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便会失于离奇和荒诞，虽傲倖红极一时，不过闪电流星而已，终难久远长存。而热衷情节的变化多端，难免造成小说戏剧化，而失真取巧；于是违背人物性格，违背生活本色，堕入生编硬造，走

上歧途死路。

情节必须合情合理，细节更要准确精当；要想做到这一步，必须情节因人而生，而不是人因情节而设。

这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展现了广西南宁的文学创作成果，可喜可贺；福建人民出版社大力扶持，得以出版，可感可敬。

社会主义文苑的百花齐放，必须众手栽培，同心协力。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；国际上尚且进行文化交流，国内更应四面来风，八方聚汇。囿于一隅，也如闭关锁国，便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和红火的繁荣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

凌晨二时

目 录

人民选“官”记.....	祖慰(1)
彩云归.....	李栋 王云高(20)
多情湘女.....	谢璞(66)
火, 火, 火.....	士敏(98)
春天来了.....	宋学孟(122)
科学家、妻子和原始森林.....	李栋 旭明(138)
失去爱情的青春.....	顾建国(176)
“狗肉张”掌印.....	黎国璞 李兵(211)
同是天涯沦落人.....	柴立扬(232)
竹香河上.....	旭 明(261)
会跳迪斯科的人.....	谢曼丽(273)
金兰曲.....	王云高 谢云(290)

人民选“官”记

祖 慰

现在我请大家看一部人民选“官”的电影。该片采用了最新的拍摄技术，银幕上不光是一个画面，有时可以出现几个甚至几十个画面，叫多格画面，它们能把同一时间内的各个人物的活动都表现出来。

要看这影片，首先请大家把宇宙想象成个大电影院。那红红的夕阳当然就是场灯了。不知哪位非凡的电工师傅把夕阳的电压越调越低，光线暗下来，最后宇宙电影院的大厅全黑了。华灯初放，人间生活的银幕亮了起来。第一个镜头是一幢三层楼房，充满着整个银幕。这是某歼击机大修厂的宿舍。每个窗户都是一格小画面。每格小画面里有各色人物在活动着：此刻的活动内容空前的一致，都围绕着三车间将要选举车间主任的问题。更有趣的是，竞选人一个外号叫猫，一个外号叫老鼠。

为了弄清纵横关系，前因后果，我有时得加几句旁白；同时，还要按照人类的视觉特征——一瞬间只能专注一个对象——让大家一格一格地看；为了方便起见，我还得人为地把小格儿编成ABCD……

A 格

散发着洋葱炒肉丝香味的厨房。

正在炒菜的妻子对坐着洗衣服的丈夫说：“哎，告诉你个新闻，我们车间要选车间主任了。”

丈夫用鼻子哼笑了一声，还用缀满肥皂泡的手碰了一下自己的耳轮说：“喏，聋子的耳朵——摆样子的。你呀，两个孩子的母亲了，还那么天真！什么选举，上面指定好候选人，让你画圈，你画也是他，不画也是他！”

妻子停了锅铲，反驳说：“这次不一样！新来的李书记今天在车间里说了，这回是合金刀切金刚钻，硬碰硬，不指定候选人，你想选谁就写谁，不记名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假！这一说不要紧，吓得我们车间主任杨栋新——就是外号叫米老鼠的，放出要辞职的空气。他是想来个体面下台，免得拔了毛的狮子惹猴笑！”

“新鲜事！”丈夫兴趣更大，干脆不洗衣服了，“可是百姓百姓，一百个人一百个心，那选票能集中吗？”

“胡说！”妻子很认真的反驳：“老百姓的心可一致呢！周总理逝世，全国人民都伤心，都献花圈。我看你要是死了，除了我谁也不会送！”

“你扯到哪儿去了！。哎，菜锅冒烟了！”

厨房里充满了一股焦炭味。

B 格

三车间军械班王师傅家。

圆桌旁围坐了七八个修大炮的师徒。一个个红脸红眼的，看来聚餐接近尾声了。

年近六十岁的东道主王师傅兴致很高，把一双大眼睛笑成一条线，比比划划地说：“自古以来都是大官封小官。要是碰着个坏官当道，咱中国老百姓只有一个法子，嘴里念着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没到’。等他恶贯满盈，盼着有个大官便衣私访，把他罢掉，再封个清官来。可是自古清官比熊猫还少！本来嘛，封出来的官大都得报上官之恩，眼睛象蛤蟆一样长在头上，只知道给上头溜须拍马，心里哪还会装着老百姓？如今是社会主义，党中央让我们选‘官’，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！往后呵，谁个再不为国为民办事，咱们就叫他下台！”

薄嘴唇的小徒弟受了这种民主气氛的鼓舞，大胆地纠正师傅的用词说：“师傅，选‘官’不好听，还是按马克思的话说，选社会公仆。”

王师傅举起酒杯说：“对，公仆，不要官老爷！这可是比你以后娶媳妇的喜事还大。娶个坏媳妇，最多是一家子倒霉；要是弄些坏干部，咱们的‘四化’就‘火化’了。我说，为选出咱们最称心的‘四化’带头人，把这最后一杯干了，来来来，都满上！”

薄嘴唇小徒弟又抢了一句：“为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在

我们车间第一次实现——干！”

大家热烈响应：“干！”

随着玻璃的“锵锵”撞击声，喉咙的“咕咕”吞咽声以及畅怀舒心的笑声，桌上所有的酒杯都底儿朝天扣了起来。

正当王师娘给大家沏茶时，薄嘴唇又提出了个动议：“来个民意测验怎么样？”

王师傅说：“就你鬼点子多！怎么个测法？”

薄嘴唇小徒弟说：“咱们谁也不说，把想选的人写在自己手心里，等会儿一齐伸出看，是不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愿？”

“好！”大家一致响应，写了起来。

七、八只粗壮的手伸向桌子中心一齐打开。真怪，全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大大的“猫”字！

屋里爆发出一阵哄笑：“猫！没错，是他！哈哈，咱们为他串门竞选去！”

他们象温煦的春风散入FGHIJ……Z格。

C 格

五十多岁，圆圆脸，满脸腮腮胡子的人推开C门进屋。

“死猫老头子，你到哪儿去了？王师傅找你去喝酒，来了几次，不见你的魂灵！”老伴儿嗔怪他。

“喝酒？呵呀，太可惜了！你补偿损失吧，拿酒来！”他一屁股坐在放着碗筷的桌前。

“你又到哪儿去兜风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忘记跟一把手请假了：刚才我去上大学了。”

“嗨！七六年人家把你从人变成猫，今天你自己一下又从猫变成癞蛤蟆了。”

猫老头疑惑不解地看着老伴。

“上大学？哼！癞蛤蟆爬樱桃树——尽想高味！”她一面斟酒一面说。

“真的，我上电视大学了，刚去上完第一堂课回来。往后搞现代化，肚子里没有几斤墨水还行？哎，再说，”他凑近老伴耳朵，又低又神秘地说：“很有可能我被选为车间主任，没科学——”

“你还想当？落了疮疤忘了疼？”她气呼呼地夺过酒杯。

“现在这年月当然想当，好把身上的招数为‘四化’全使出来嘛！我还写了份竞选讲稿呢！”他从放钱的皮夹子里拿了出来，干脆连饭也不吃了，兴致勃勃地拉着老伴儿看他密密麻麻的稿子：“来，帮我合计合计。我写了三个问题：一、生产管理改革办法。要有精细的岗位制，发扬工人是国家主人翁的精神，现在这一套效率太低了；二、现在的奖金制度还不完善，要真正做到列宁讲的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；三、往后车间主任，各级干部不能一当上就是一辈子。终身制不好，巴黎公社的原则就不是这样。要常选常换，这样才能有一个活蹦鲜跳的领导班子，鱼水一样的人和人的关系。嘿嘿，这三条不是我的发明，我是套马克思讲的生产关系三个内容写的，因为这才是决定生产力兴旺不兴旺的主心骨。我给你从头到底念念，看看行不行？”

“我说全没收！”老伴又把竞选稿子拿了过去，“你还没当够！累死累活干了几年，最后里外不是人，七六年落个‘玩炮弹的黑猫’！不行，你要再当，我同你分开过！”她扭转身去，背朝着他。

“哈哈，老夫老妻几十年了，怎么舍得离婚？要离了，你也嫁不出去，我也娶不回来，孤寡两个多冷清！还是合起来好。猫有什么不好？为人民除四害，捉老鼠！拿来，吃完了我还要找王工程师学洋字去呢！”他恳求着把酒和稿从老伴手里要了回来。

D 格

新调来该厂的厂党委书记李一民的客厅里。

陈副书记在呷茶。他的下眼泡鼓得象两个口袋。平常人的眼泡是装岁数的，岁数越大，眼泡袋越大。他似乎是装怨气的，一压就会跑出来。他揉了一下眼睛，果然牢骚话出来了：“我很担心，这样没有领导的选举，会不会把一些老好人推了上来？这不是学资产阶级选举那一套吗？”

李一民没有回答，从书架上抽了一本《法兰西内战》出来，翻到第十二页，给陈副书记说：“起初，我也对这种选举方式有疑问；后来我找书一看，呵呀，原来咱们共产党的老祖宗早在一百零八年前就指示过了。你看，各级领导都必须普选产生，还说这样才能‘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’——”

陈副书记看了看书的封面问：“法兰西是哪个国家的城

市？”

“是法国的国名。”

陈副书记说：“噢，就是法国。那么说，老李，你理解错了。法国是资本主义社会，这内战，就是资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嘛，那选举，马克思当然说的是资产阶级选举了。”

李一民啼笑皆非，说：“马克思说的是无产阶级第一个政权——巴黎公社的选举。”李一民为了照顾同级的面子，没有再往下解释“内战”的含义是什么。

陈副书记赶快把话岔开：“总而言之，我们也是领导选出来的嘛，这也是普选嘛！”

李一民：“老陈，将心比心，作为已经当了领导的我来说，也不大喜欢民选，怕选出些老给我们提意见，用起来不顺手的人。我们来任命，总是委任那些听话的。可是听话的人不全是贤人，也会夹杂一部分‘在上司面前是奴才，干起工作来是庸才，吹吹拍拍为的是升官发财，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’的人。前几年的教训还不惨吗？把明朝的李时珍当作是今天北京医院的大夫的人，居然当了主管卫生部门的副总理；把‘钓鱼岛’念成‘钩鱼岛’的白字先生居然当了中央大报的主编；连‘哥达纲领’都不知道的王洪文当了副主席……老陈，你说说，要是把这些交给群众选能选上吗？”

陈副书记：“……”

李一民换了一个话题：“我这几天去三车间摸了一下底，可能大家会选柴玉景。这人怎么样？”

陈副书记：“一分为二罗。以前他有个美号叫老黄牛，

就是说他会关心人。比如哪个工人出差了，他就在星期天帮那个工人家买点米、拉点蜂窝煤；又如，谁家小两口吵架了，他去当当和事佬；还有一次食堂里的饭沙子太多，锉牙，他就让老婆去食堂帮着淘米拣沙子；连青年之间谈情说爱他也要插一手拉拉媒，……这号鸡毛蒜皮的好事干了不少，很得人心，厂里的广播老是拉拉呱呱的叫他老黄牛。可是这牛能管路线懂政治吗？所以也有人一分为二说他是不管大事的老好人。”

李一民：“咦？我可听说柴玉景大事从不糊涂。据说在闹派性很凶的时候，车间领导靠边站了，没人指挥，不少人七上八下，七点上班，八点就下班回家当木匠做柜子了。他就不糊涂，天天上班，还自告奋勇的出来指挥全车间的生产，成了没有任命的主任，搞得不错。这事儿确实吗？”

陈副书记：“有是有，我们后来任命他为代主任，就是肯定他这点精神的。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嘛，分出他爱出风头、有官瘾嘛……”

李一民：“既然有官瘾，他为什么一九七六年初又辞职了？”

陈副书记：“这——时间久了，那些陈帐旧事说不大清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一九七六年他辞职以后就破碗破摔，用公家的东西做私活儿，大摇大摆往家拿，还借机攻击领导，这种人能当主任吗？”听口气是向李一民施加压力了。

李一民：“我初到这儿，不了解情况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倾向，我们到三车间工人家去串串门、聊聊天去。”

“你去吧，我今天有点感冒。”两个鼓眼泡更大了。

E 格

这格儿有两个人。一位二十多岁的圆盘脸妇女正在用电熨斗熨男上衣。她不时地瞟着坐在旁边一支接一支地闷闷抽烟的丈夫杨栋新。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：怜悯、埋怨、自信。

“没出息！你别愁眉苦脸好不好？眉间竖个‘川’字，鼻子上横个‘三’字，把一张光光的脸弄得象这件皱衣服一样，让人家看笑话！”圆盘脸在埋怨丈夫。

杨栋新来到这个世上走了三十年的上坡路，第一次碰到了坎坷。他上了肝火，上唇起了泡，那红红的酒糟鼻更红了，红得象要冒烟了，可还没有想出什么话来回答妻子。他侧过脸去。

圆盘脸一眼看到了杨栋新的两个雪白的耳朵，圆盘脸上顿时掠过电闪一般快的宽慰的笑意。她放下熨斗，走向丈夫，爱抚地拎了拎他的耳朵语义双关地说：“我相信，你会选上的！”

杨栋新也会意地一震。

圆盘脸对着白耳朵想起了往事：（化入回忆画面）：

△初恋时，圆盘脸第一次把杨栋新带回家去相亲。全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杨栋新朗诵他充满豪言壮语的诗歌：“谁把红旗插遍全球？我们这一代是当然的旗手！八万个惊雷为我敲战鼓，十万度电闪为我写春秋……”老奶奶没有好好听，老

盯着杨栋新的耳朵。

△老奶奶悄悄对圆盘脸说：“这个女婿好，将来有官有福，常人的耳朵都要比面孔的颜色红些、黑些，可他的耳朵比脸白得多。相书上说，耳白于面，有官有福。”圆盘脸哈哈大笑，说奶奶迷信。

△杨栋新莫名其妙中断了朗诵。当他听了圆盘脸解释后，拉一拉自己的耳朵神往地笑了起来。

△一九七六年初的一天，杨栋新回来告诉她：“党委任命我当车间主任了！”

圆盘脸惊喜地拎着杨栋新的耳朵：“想不到老奶奶的话真应验了！”

圆盘脸想到这里又重复了刚才说的话：“我相信，你不会落选！”她高兴地去熨起衣服来。

杨栋新小声地顶了一句：“耳朵顶屁用！”他也马上回到一九七六年初为了当车间主任呕心沥血的情景：

△他在看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的报纸。有条消息：某造船厂一青工在一九七五年的日记本上曾写过一篇批判“三项指示为纲”的文章，立即受到省委领导的接见，回厂提升为造船厂副书记。

△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日记本，也写了一篇批判“三项指示为纲”的日记，时间写为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，比造船厂的那一位早两天。

△他把日记本交给鼓下眼泡的陈副书记。

△陈副书记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他的日记并宣布任命他为